

关于善恶

■夏祖艺

晚上闲暇,约一老友小酌。一是好久不见,解云树之思也;再者,老友爱女康复,甚感欣慰,聊表祝贺。欣慰之余,亦不免有些感慨。大概是三个多月前吧,也是在这家清静的小店,我俩对饮。触筹交错间,我见他总是愁眉不展,大不似平时之爽朗。几杯下肚,在我反复催问之下,他长叹一声,告诉我爱女病了。我知道,他的独生女儿上大学后,结婚生子,一直在外地工作生活。我一笑,“嗨,人吃五谷杂粮,有点小病也是常事。”“胡说!”他似乎很生气,端起一杯酒,狠狠吞下去,“她不是!她是XX!”“啊!你胡说吧?”我深感自己的孟浪和唐突。

“会不会是误诊?确诊了吗?不是吧?”我急不择言。他约略平静了一下,说,“还要切片检查。”

我稍微松了一口气,“是吧,还没确诊,不会的!”我端起酒杯,和他碰了一下,缓了缓语气,极力宽慰他。我说,“不会的,老兄,你和嫂夫人虽称不上大仁大德,也算是宅心仁厚。这街坊邻里、朋友同事,哪个不说你们为人和善、忠厚老实?不是我虚无或者迷信,到了我们这个年岁,见得还少吗?俗话说,恶有恶报,善有善报,冥冥之中,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因果的,上天不亏好心人!”我虽是泛泛之说,也是出于至诚。当然,人在这种时候,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忧愁的。那天以后,老友就北上了。其间,我们互通音信,知道孩子切片检查,排除了XX,虚惊一场!

秋风秋月,天清气朗,虽薄酒粗肴,亦大快朵颐。回家的路上,我一直在想,恶有恶报,善有善报,一句普通的格言,看似虚无,甚或有迷信之嫌,我确是深以为然的。

记得先母在世时,总是谆谆告诫我们兄弟姊妹,多做好事,多做善事,即便好事做不来,也千万别做坏事、亏心事。那时年幼,并没在意,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。走过人生的大半历程,我才渐渐懂得,母亲当年常挂在嘴边的几句话,正是老人家几十年历经沧桑对人生清醒而深刻的认识。

还记得那年在老家过春节,大年初三的早晨,我早早起床,走进村子后边的田野,远远看到一位老人在放牛。走近一看,是我同村的一位远房叔叔。老叔见到我,很亲热,笑着说:“你看你们兄弟姊妹,这湾里哪个不美(方言读欠)得要死?还不是你爷姆妈(父母亲)积的德,该做了多少好事?”

老叔过去有几亩薄田,读过几年私塾,说不上睿智,但也是明理之人。他所谓的报应,其实就是一种因果,揭示的是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间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和必然。

前不久,在网上读到王浴海先生的一篇文章。文章简述了拜伦、丘吉尔等世界巨人的轶事,因为他们本身的善良或者他们父辈的善良,给人类从正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震撼。大千世界,冥冥之中的这种关联和影响,无论是因果还是报应?显然已超出人类理解力的极限。王先生试图用善的穿透力来加以解释,“善良的穿透力,在运行中形成的正能量,无与伦比的巨大!”

佛说,“前世因,今生果”,万法皆空,因果不空。其实,无论现代科学最终是否能揭示其中的奥秘,因果联系都是普遍而客观存在的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认为,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,任何现象都会引起其他现象的产生,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是由其他现象所引起,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,叫着因果联系。

曾国藩说:“人有一事不妥,后来必受此事之累。”不也是说明一种因果间的必然么?所以,我们作为人,作为大千世界的一个存在,作为尘世轮回中的一个链接,我们对自己的言行能不加以警肃、而对善恶倍加敬畏么?

作者单位:市委政研室

张旺心高气傲,凡事爱争个输赢,是公认的“犟驴”。

最近,他添了座驾,又交了漂亮女友,春风得意车轮疾,游山玩水,好不惬意。

这天,张旺载着女友到远郊游玩。车出市区驶入乡村公路,前方出现几头不识时务的老黄牛,正慢悠悠踱着方步,将行进的车辆拒于身后。张旺把车喇叭按得震天响,牛们充耳不闻依然故我。女友让张旺下车赶牛,他摇头“嘿嘿”一笑:“瞧我的!”便驱车慢慢靠近末尾那头牛的屁股,轻轻撞了牛后腿一下。张旺原想那牛受到惊吓就会跑开,不曾想牛腿一软站立不稳,“噗通”一屁股跌坐到引擎盖上,把车头砸出个瘪嘴凹窝的大坑来,新崭崭一辆车登时就破了相!张旺心疼得直龇牙,想把肇事牛暴揍一顿出出气,可牛群一哄而散迅速逃之夭夭。没办法,只能自认倒霉打道回府。

几天后,车在售后服务站修复如初。

浮世绘

驴脾气

■孙翼



新车出了这档子事,张旺越想越觉得晦气窝火,便再次约上女友旅行散心。

景区风光如画,张旺心情大好。正所谓无独有偶,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,偏又撞上个不速之客——一头拴在行道树上的毛驴,埋头悠闲啃着路边青草,屁股霸道地横在马路中央,堵住了去路。

这次张旺低调多了。他不动声色停下车,将毛驴牵到一旁顺正,上了车便要起步,不料,那头驴又把屁股扭回了原处,张旺无奈,只得再次下车牵驴。二次上车,那驴仍故伎重演,如此三番,直激得张旺“驴脾气”发作,按得车喇叭“叭叭叭”尖叫不断。那毛驴听到鸣笛忽然一个激灵,往前紧走几步,竟“吭啊——吭啊——”引颈高歌起来,张旺见车差不多能过去,心中窃喜,便继续长按喇叭,同时缓缓往前开。就在这时候,只见那毛驴猛然后退几步,四蹄紧绷,驴毛倒竖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着张旺的车头奋力炮了两蹶子——只听“咣啷”几声脆响,前大灯碎了个稀巴烂。

张旺傻眼了,望着惨不忍睹的爱车半天没回过神,那毛驴倒是满脸得意,朝他又喷响鼻又咧嘴。驴主人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了,举着鞭子一边打驴一边骂:“你这畜生!我就上趟厕所,几分钟工夫你捅下这么大篓子!”并连连向张旺赔礼道歉:“对不起,实在对不起!这畜生以前被车撞过,听见车喇叭响它就条件反射,驴脾气一上来谁也拦不住……瞎!这事整的……”

张旺的脸色青一阵红一阵,瞅瞅女

作者地址:郧阳区白浪集镇

叠被子

■周斌

昨晚恍惚间,梦到当兵时叠被子了。我就在那儿拉伸、平铺、对折、捏边,怎么叠也叠不好。被站在身边的班长吼来吼去,一急之下,醒了。

记忆,时常清晰,时而模糊。在部队时,每天清晨,出完早操回来至开饭前这段时间,主要整理内务。内容有三项:叠被子、擦桌子拖地和洗漱。

时常,一番忙碌之后,正打算去洗漱。“拆开,重新叠。”班长不庸置疑的呵斥,又从身后传来。有时的声音,则是队长或排长的。

印象中军营,对有些兵来说,是走不好的齐步,叠不好的被子。但这是没得办法的事情,就像你若对自己的容貌或身高不满意,但你天天都得面对它。有什么办法呢?

叠被子这件事,于我而言,就是属于这种情况:侧面的线条不直,该有的锋利不明显,上方常下凹,正面难平整……其实,我自己都能发现诸如以上种种的问题。

早前,该看的示范都看了,该讲的技巧都说了。当时,我,还有我这样的兵,不免埋怨:我这个被子,大约在出厂的时候,可能就做工不精细,先天有缺陷。

大家叠出来的被子,依然各有不同。这里面真是大有学问。说归说,叠归叠。每个班上,当然有叠得很好的。这事儿呢,也真是要讲技巧的。从理论或是操作层面上讲,就是要把棉被铺平抻直,对折的时候比例要选择好,折叠的部位要用力“切”。以立掌,压出痕迹。叠的时候,扯的部位要扯直,压的地方要压实。所谓的豆腐块,是真的像豆腐块,不同的是,这个齐整是靠力量按压和捏扯出来的。而豆腐块的边、角、线,用的工具是刀。军用被子呢,基本都是依靠手掌按压、食指与大拇指捏拉而完成的。从叠到整,从修到理,依序推进。

如今回过头来看,叠被子这件事,与部队里其它很多军事动作的训练原理,其实是相通的。万事同理,一通百通。你看那些军事项目、动作、体能好的,被子同样也是叠得又快又好。我大致回忆了一下,动作快的10分钟,慢的要半小时。

叠得再好,每天睡觉时还是得扯开来盖。因部队长期担任着昼夜执勤的任务,中午必须午休。也就是说,一天至少得叠两次被子。夏天不用盖,但是每天得保持形状,必要时也得拆了重叠。有一段时间,有的战士怕麻烦,中午就搬个小马扎,趴在床铺上睡,不用拆被子。后来被上级批评,理由有二:第一,人容易着凉;第二,有违规定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被子陪伴着战友们的春夏秋冬,当然也是寒冬时的温暖之处、慰藉之所。

前几天,有幸到部队参观学习,又看到了熟悉而亲切的场景。眼看这方方正正的被子,往日情景一幕又一幕浮现。曾经在部队生活了十几年,也难怪梦回军营。

如今,给我一床被子,估计说什么也叠不出曾经的样子了。想了想,还是当个老百姓安逸,起床之后,随便拉扯几下,这被子便拾掇好了。但是,今昔一对比,人那个精气神儿的丢失,夹杂着时光荏苒,便一览无余了。

作者单位:市民政局